



洪爲法著

做父親去

金屋書店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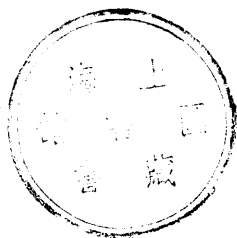
上海图书馆藏书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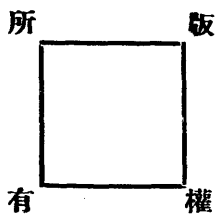
A541 212 0013 1631B

做父親去

洪爲法著



上海金屋書店



民國十七年四月初版
實價二角半

担 負

(代序)

我不是個測度命運的星士，
也不是個抵拒命運的戰士。
在這生命的征途中，
祇用我全副的精力，
開掘成罪惡之淵。
不去謳歌戰勝的功蹟，
不來咀咒敗衄的楚痛。
我祇搖起灰黑的絲巾，

——我負創的心旌，

向熙來攘往的人們陳說：

犯了罪惡的人們呀，

脫卸下你們的罪惡之衣，

棄在這汪洋的淵水中罷！

流血了你們懺悔的血淚，

挹注在這汪洋的淵水中罷！

不向你們邀功，

不向你們索謝，

也不向你們呻吟；

我祇一聲不響地，

將你們的脫卸之衣，

一件一件的披起，

將你們的流下之血淚，

一觴一觴的飲盡。

當你們踏上了幸福之路，

高唱着歡歌之時，

我祇願向你們說這一聲：

朋友，再會了！再會了！

我已爲你們擔負一切了！

爲法

目 錄

- 一：做父親去
- 二：陣陣的寒風
- 三：O——
- 四：再會了！
- 五：欲去不去
- 六：風雪的更深
- 七：兩個小孩的父親了
- 八：咬着菜根

九：衡陽去雁

做父親去

教過課之後，並沒有什麼人推挽或敦促，總三番兩次的想折回舊居去看看，——那是我和若若偷生幾個月的地方，在前五天她已到南京她的母家去了，房子還緊緊的鎖着。

這是黃昏時候了，我想太空裏的流雲似的，又飄忽的向舊居走去，「或者有些東西要拿到校中來的，」走出校門時於迷惘中才想出了這麼一句的解嘲語，穿過一條馬路，無論遇見學生或是先生們，從他們的凝視中增進我不少的慚赧與悲苦。

——你若若倒已回到南京去了，走到何處去呢？他們必是如此的

在中表示着冷諷。但是他們是不會知道我的，不會知道我的！——我一壁走去，一壁在無聊的癡想。

舊居原是和房主人合住的，在進門時，送到我視野來的，依然和從前一樣；院子裏的木架竹竿那麼支撐着，幾個小孩子互相牽扯的隨意遊戲着，房主人家的婦女們，有的在閑坐，有的正在廚房裏摸索着，這等的週遭，像亘古以來就沒變更一點，若若暫時離開了這裏。將一進房屋終日的寥落下來，不過是一塊細小的鵝卵石，落到蒼茫的大海裏去，原不會生出點什麼波動來的，當我進去時，孩子們祇向我凝了凝神又遊戲去了，婦女們像和我在點頭招呼，除此而外，亦無其他的表示，他們該不知我的顏色上，我的心境上近日已經有大的轉變了吧？

從衣袋裏掏出了一串鑰匙，開下房門來，走進去祇不過一步，便

有一縷細膩的蜘蛛攔上額角，用手左右擺動了好幾次，總算擺動去了，轉頭再看看，在右面屋角裏，早已有兩三個已經不小的蜘蛛網；人去後才是幾天，房子裏就被蜘蛛佔領了一角！桌上和椅上堆積着一層薄薄的灰，帚子原是揮灰的，因為主人已去，就悄悄的閒立在一個甕筒裏。帳子爲了床上灰可以少落些的原故，四面都垂着。桌上的東西，架上的東西，有些放的很整齊，有許多又很零亂；這整齊的看出瀕行時對於自己日用的東西的顧惜，這零亂又看出那時心情的煩錯。我走向這邊看看，似乎要拿什麼東西，然而沒拿着，拿着的祇有悲寂。再向那邊看看，也是如此！也是如此！

桌上安放的一架很小的時鐘，牠往常於我在家時告訴我要睡覺了，或是要起身了，又或是必須到學校了。今天呢？牠已經成了個啞子，半聲也不響的癡立在那裏，是否盼望牠的女主人早日歸來呢？我捧

起來看看，想開緊了機械，才動手便又放下。不知牠看着我沒有，總算對視了片刻，才開了木櫃，將牠安放進去。

——時鐘！你的女主人暫時要忘記你了！

安放好了小鐘，本來是無甚鮮明的目的來的，現在倒更無目的了，在我懶懶的坐上有灰層的椅上時，房裏的灰暗和我的心上正好成個對稱，開了抽屜看看，她寫的字在裏面，許多零用的賬目也在裏面。

她自和我由家裏分居出來以後，經濟方面，就更覺拮据了。每月從校中領下七折八折的薪水，送了三分之二給母親去，餘剩下一二十元才是我倆度活的脂膏。本是我允許母親每月給那些錢的，爸爸已是沒有了，怎忍使她因此傷心。不過苦了我倆了，不論買什麼東西，我倆預先都斟酌定了，能節省的總節省了去，即是這樣，還覺不夠。

「就拿我那皮衣去典當了罷，好在我是不穿牠的。」若若的提議

，使我心上一酸，於是當舖中去過一次。

『……………唉！這有什麼方法呢？只有典當這隻戒指了，……………』
若若將手上的戒指除下，於是當舖中又去過一次。

零零碎碎，陸陸續續，她所有略為貴重的什物都送到當舖裏去，
在每月剛要發薪水的時候，她預先總向我說：

『這次發下錢來贖些出來罷，二分錢的利息，真難受得起哩！』

『唔！唔！我曉得的。』暫時不好使她失望，惟有應允了，事實
終是事實，那裏還有餘錢去贖當當？

我將儘有的十幾元放在桌上，彼此悽然。

『唉！下次發下錢來，贖些出來罷，二分錢的利息，真難受得起
哩，——你總沒一次信了我的話！……………』這簡直是向我乞憐了，

——便是乞憐，乞憐也未曾用！

她在羔羊般的生活狀態中，無法使我收入增多，自己又懷了孕，不能出去做點小事。唯一的方法，就是對她的生活擠壓成更清苦了。用了翻轉來的日曆，細細寫些賬目，算算過去，算算將來，又算算現在，她的青春就埋葬在瑣屑的賬目中。到了最近，她暫時拋下這清苦的生活，到南京去又忍受那生育的痛苦了。沒有錢的生育，百事都是乖違人的志願，她這次去到南京是不會少吃痛苦的。——啊！啊！從我眼前正閃着離開揚州的前夕：

「唉！我倆一年來還沒離開過哩！」她枕在我的懷裏，就像秋盡的哀蟻幽幽的躲在衰草下面在涕泣。

我沒有好話來安慰她。在腦筋裏所有的字彙，幾乎沒有一個能在這時對她實用的。她在我懷裏，緊緊緊緊的躲着，帳子外面桌上的燈火，比起螢火還要微弱。全室的黑暗，使她更增進怯懦的情緒。她想

到一年來我倆含辛茹苦，將個小小的家庭，組織得才略有頭緒，到了明朝，便又關山相隔，這怎能不使她愴懷不已呢？在日間，她將平時用的東西都收藏好了，應洗滌的東西，也分別洗滌好了。所有我平時穿的幾件舊衣服，她已好好的摺在一旁。此刻她便又和我說：

『在那隻小箱子上面的都是你要穿的衣裳，回來後你就拿到校中去罷！襯衣常換換，不要過於隨便，現在沒人催促你了！……』

「唔！唔！……你的衣服呢？……」我一面答應，一面又貼到她臉上去問她。

「我衣裳也已理好了。夏衣我就沒帶去，……」

「沒帶去就不穿嗎？……」我緊問了一句。

「不會穿到的。橫豎我生養之後在南京不久就回來的，——你說我什麼時候回來？……」

「……」
「——你說我什麼時候回來呢？……」她用臂膀推推我，重復又問了一句。

「……」我還是沒有回答。

「我生養之後滿過月就回來罷，你看好不好呢？」

「唔！唔！……」

「我就滿了月回來！……」她用一隻手向我眼角上揩揩，又向她自己揩揩，怪底我倆的淚珠，都已滔滔的流下了，

在淚的海裏兩個人掙扎了好一會！

迫切的明晨啓行的事，她懷孕了已達到足月，如何才比較的安妥，這總令人感到不安。

「明天到鎮江後，還是坐二等車罷；二等車總要顛動得好些。」

首先我向她提出。但是她不贊成，絕對的不贊成。她說，二等三等車相差不遠；她說，路中經過的時間又不長，她又說，我們身上帶的錢也不多，能省還不省嗎？

是的，她身上帶的錢不多。我的一件敝舊的皮袍，原是留着抵擋節下債務的，因為在學校當局長而冷寂的臉前不易付到應得的欠薪，祇有提早剝肉補瘡送到典舖裏去，總算像蒙着大赦一樣，得到朝奉的垂青，不過請求了兩次，結果就典質得二十元，光亮而冷白的一疊銀元遞到我手頭時，喜歡的情懷轉使心頭恍惚起來。此外Y和N也總算為我的苦臉與窮話打動了同情，或者竟是視聽得嫌惡了，各人借出十元來。丟在我身邊幾次都沒敢用去的學生們十幾元的存款也湊攏上去，才湊成五十幾元。這就是她身邊帶着的。此中有我倆一齊去以及我一個人回來的旅費，有小孩的服裝費，有她的收生費，又有生養後的

滋養費，更有她此回在南京住的零用費。（卽算吃她母親家的白飯）都是這一勺水去支配，她說不坐二等車，爲救了一塊多錢的命，就寧願受兩點鐘三等車箱中的顛簸了。

不能反對她的話，在我心頭只逼上來一片酸潮！

夜已深了，桌上小鐘催促我倆睡覺。「明天還要早起哩！」她的聲音，有些疲懈，一忽就已迷迷的入夢了。夢中的她，更緊緊的擁抱，擁抱着我，……

——從我眼前適閃過了離開揚州的前夕。此時窗外還算光亮，而屋內却已幽暗了許多。各種什物的輪廓，漸次模糊起來。再也數不清的灰塵，一粒粒都在那裏跳舞。房中像不能久留了，尋覓火柴預備將油燈點起來，好多延留一刻，但是火柴又沒尋覓到。「走罷，在這灰黯的房裏，又有什麼留戀呢？」心裏雖說如此想，身子依然倦怠在椅

子上。終覺到回來是有什麼東西要拿的，一點不拿去，心坎裏就同缺少了一部分，還沒補起來，暴露着空虛的悲感。

起身走到床前，揭開帳子，床上沒有什麼，一條涼蓆，一個枕頭。見到枕頭，啊！啊！我猛的想起來，這枕頭不是我留下來預備帶到學校裏去的嗎？拿起放在手裏，總看出和從前有些異樣。真的，有些異樣！沒有從前那麼溫柔，沒有從前那麼可愛。他會使我更不快活，他會使我更知道現實的淒切，——我又放在床上了。又回坐到適才坐的那張椅子上時，從我眼前又閃着離開南京的早晨：

這是五月十七日的上午八時多，我和她的弟弟坐在江寧火車中間向下關進發，我是因為課務的羈纏不能久停，她的弟弟是送我走的。車箱中的人比籠中的鷄鴨還多，外面的煤氣用力向裏面射擊，和裏面原有汗臭却好揉合成一箱令人窒息的惡劣的氣氛。逃退也逃退不了，

我與她的弟弟互相看了幾眼，就脈脈的交談起來。

「真是對不起你送了。」我先從眼睛裏向他道歉。

「這能算什麼呢？……其實你也可不走，……」他同樣的用眼睛回答來。

「唉！……我是不能不走的，你留我也是沒有！……」我眼睛一面向他說，在心上又同時中了幾刺。

「……回去和在這裏不是一樣嗎？……」從他眼睛中看出他還保留了不少的稚氣。

「……」我沒話答覆他了，接着迷迷的沉思：

——她在南京，還不是和在揚州一樣的感受痛苦。唉！她到南京本是想借在她家裏生育的，但是來了後，知道真不行了。習俗的忌諱，算是表面的一層。她二妹也沒回來生育，又曾口口聲聲的勸若若和

她一樣，到醫院裏去住，這明明的代她家拒絕了，這又是骨裏的一面。若若帶來的錢，萬不敷住醫院用，本來醫院中的產科就專爲富有的人設立的，她不想去也不敢去。

『一凡才早忙。明天說就帶你二妹去檢查了，馬車今天倒定了下來，……嚇！嚇！……』她母親將上下眼縫眯些起來，向若若和我幾乎說了有三次。一凡是若若的妹婿。她母親這樣來誇示，自然是想從我倆面前得些勝利的快感：她的二女婿多有錢呵！

沒有錢的若若，去住醫院是不可，留住她家裏又不可。不過來到南京才只兩天就已瘦削了不少。逢到她母親誇示一凡家闊綽的時候，她總報以一陣凌亂的苦笑；或是忽然問起她母親別個漠不相干的事來，這種甚於哀哭的動作，真使我再不能一刻留在南京了，就決定早離開她，當然外面還是說爲了課務的關係。

她呢，是要來的，既來了像又不好就走。看她兩日來的行徑，一言一舉，總像竭力要忘却了腹中的那個貧賤的繼承者，記不起自己是要生育了。新式收生呢，還是用中國穩婆？她不提起。住在醫院裏呢，還是住在別處？她也不提起。她像只想在她忘却之中，那貧賤的繼承者忽然的就來了，這麼，至少可以忘却不少目前貧賤的壓迫。

不過，這終是不可久長的現象。你要將傷口掩護着嗎？傷口就更快的迸裂開來了，於是她在今天早上，就不能不將近來皮藏着的淚珠并在一起的流下了。她儘是睡在牀上不起來。早飯不吃了，也不願送送我，背向了外面，雙手遮蓋着臉。當我走近時，她的臉更是向裏攏，遮蓋得緊。推她一次，她不彈動；推她兩次，她不彈動，我向她說：

『我走了！』

她才抽咽的哭出聲來。兩肩聳動着，看出她呼吸如何的迫切——

她傷口迸裂開了！她想到我將留她一個人留在南京，沒有錢，不會有人來照應，生育的地點又不知在那裏，生育時應備的東西一點都沒備好，她就同在風濤將起的大海中。舵工又離開了一樣，怎不傷心淚落呢？她抽咽的時候，儘搖手催促我走；其實是不望我走的，其實是不望我走的！

一般酸流在我全身上迴轉，悲憤的波瀾又滾滾的進逼。「大哥！下關還沒到呢！」不是她弟弟在身旁這麼提醒了我，不知我挺挺的在車箱中立起來再能掀起了什麼波瀾！

——貧賤夫妻原都是百事哀啊！

從我眼前又閃過去離開南京的早晨。這是五六天以前的事了，依舊能向我活躍，我總詫意她未曾在回憶的大海中淹沒了去！唉！「回憶——真難淹沒死！」

眼前空落的房屋，塞滿了灰塵與沉默，濃墨的黑暗又充分的凌逼來。這房屋原是我的，在如此的景光之下，祇不過若若才離開了，我就不能不給與了灰塵，沉默，以及濃墨的黑暗，任他們猖狂的佔領了去。

——若若，歸來罷！南京終不可久居，且依順了我倆的命運，歸來再過這無依無靠貧而且賤的生活罷！若若，歸來罷！南京終不可久居，我謹祝你好好的帶個貧賤的繼承者歸來罷！

從模糊中我又翻了一會壁上的日曆，是在什麼時候才離開我那舊居的，至今我還不會知道。我還不會知道！唉——

一五，五，二三夜●

陣陣的寒風

××：

幾日來過分的秋風，已將我身上僅有的一點熱氣，吹送到縹緲的天涯去了。絮袍雖說穿上，袍料與縫工，還懸欠在那裏，未來之清償的方法，現在就連夢中也沒想起過較好的方法。因此，一件簇新的絮袍，在我心上加上一重灰鉛，在我身邊，也就消失去維護體溫的能力了，——換一句話說，××！現在我心頭是冰冷的厲害，灰暗的厲害！

於是我即想，在我內部就任他冰冷去，灰暗去。假使灰暗到極處

，該可有光明之出現罷？冰冷到極處，該可有爆裂的可能罷？無論光明之出現或是爆裂了，到了那時，對於我現今這苟延殘喘，進退維谷的生活，至少也得震盪一陣，改變一些了。可是此日之來，又在何日？我一面無把握的期待着，一面又增加我異樣的蒼涼。因此我就又想，內部一時無足零盪與改變呢，如是外部對我突然起了異軍，也正是可喜，可喜！

上課的時候，我常對學生發脾氣，常不客氣的痛訓他們一陣，無論他們受得起或是受不起。這便是我近來逼迫他們突起異軍的方式。××！你須知道如今做教師不是從前那麼有權有威了。若是你想維持你飯碗，使你飯碗成爲橡皮的，不致剝蝕或者跌破，那麼，你便當除了頂門的上司，如所謂校長、主任之流，尤須對着你的學生先生們俯首帖耳，順着他們的毛兒抹去，不然，可使遭了。須知學校和國家一

樣、國家沒有人民還成爲國家，學校沒有學生先生們、還成爲學校嗎？教師原是騙學生先生們飯吃的，學生先生們才真是學校的台柱。所以對學生先生們發脾氣，不客氣，就同老虎頭上拍蒼蠅，（或者說，太歲頭上動土。）於自己是有損而無益。

我就這麼不合時宜的幹去。我想，不久的將來。他們當可遞出牒文將我這金玉其外的飯碗擊碎，——我真在希望着。希望着！竭誠的希望着！

此外下課的時候，我就實行起寡言孤獨的態度來。什麼開會，或去或不去，什麼閑談，掩耳不理，什麼徵逐，更是退避三舍。「捧人家的碗，服人家的管，」不怕這是千古的金科玉律。我也掉頭不顧，此無他，希望他們也與學生先生們一樣，對我加以攻擊與排斥而已。這在不久的將來，我想也可激起奇譎的波瀾，——我同在希望着，希

望着！竭誠的希望着！

只須他們助我一些反方向的力，我便可撇却一切於不顧。我是陷在重重習俗的，因循的，進退失據的陣中，祈禱着！祈禱着意外的外力，卽算卑劣，也顧不得許多了。

身邊沒有銅鈕子，更沒有銅元與銀元，我母親向我要錢買米，我不敢思索，只說有有有；我的若若向我要錢製一件厚些的絮襖，我不敢思索，也說有有有；我朋友向我借幾元，疊疊來信，責我大義，乞我應允，我不敢思索，也回信說有有有，至於何時才有，能有多少，我又何敢再想？天呀！想也是無用！

向上司付錢，十之九無有。有是有的，只應當作學生先生們的飯食，因爲我前面已說過，他們才真是學校的台柱，我終是個騙飯吃的騙子。

騙子要想走，家裏儘管同他要錢，却又不容他另尋別路，他們說：「天下老鴉一樣黑，既是出去混飯吃，還不是到處一樣？」他們真是老經驗！

此刻我就決然走去，不說別的，連下等的旅費也沒有，這不就是教我哭笑不得嗎？所以××，歸總了說，我是希望意外的外力之來了，倘是幸而來到，則他們的經驗失敗，而我的靈魂却暫時戰勝了一切，……

寒夜影此，更覺遍體無溫，朋友！你可有什麼熱力送來？你又有什麼別樣的外力頒到？

十五，十，三〇夜。

此
页
空
白

C 從 K 地寫信來借錢，這是第二次。他在信封上標着『候復』兩個很大的字，字旁又畫了四個圈子。墨色的黯淡，以及筆畫的潦草，在在都足以證明他心緒的煩錯。不須開拆下來，便知其來信的用意了：希望我——不，懇求我救救他的燃眉之急。

看過的信，放在抽屜裏去。手撐着兩頰，眼睛注視在前面。前面有什麼可看呢？數枝秃筆，一方殘爛的硯池。

——回他信罷。

——不行不行！他信中不已露出不少怨懟之意。朋友們通融，本

是常事。何況我又曾向他借過錢？不行不行！回信除非連同寄錢去。

——但是沒有錢哩。

——唉！唉！就是這個！就是這個！

——既無錢寄，又不忍使朋友失望，這真矛盾！這真難辦！

——唉！唉！總得想想辦法才好呀！

心情的激戰，久久之後，還沒絲毫的解決。實在，存在我身邊的僅有幾枚銅元，存在若若手邊的，也只有三隻銀圓。這三隻銀元所負的責任：有柴，有鹽，有油，有蔬菜，……：

——無法！無法！

我這孱弱的靈魂，怎不毀滅了去呀！

室內外的閑踱，只有增進我的不安。同室的同事們向着我，像都奚落我太沒有信義。啊啊！真難受的這太沒信義的奚落啊！匆匆的轉

回，最後想她那三元之中，挪撥出兩元來。

誰知？……誰知？……唉！誰知？……

『剛才買了一塊錢的柴，只有一百五十斤，——柴倒又貴了，』
當我轉回後，若若和我講的第一句便是適才的買柴。接着她又說：

『另外兌換了一塊錢，又用掉幾百文買蔬菜，……』

『又換了一塊錢？』我帶同了驚詫，在心頭是澆上了一杯涼水。

——這不行了！寄什麼呢？唉！唉！……

——如何對得住朋友呢？唉！唉！……

我只好對着若若發怔。

『現在什麼東西都貴，真是省也省不下來，才教人沒法！』

她這樣又來訴說，倒像疑我責她用錢太多了，她是不知我內心的變幻的，——我還是對着若若發怔！

十五，一一，二晚。

再會了！

常去的當舖，這今朝却使我變易了應有的情調，我肺尖震顫得厲害，真的，厲害！兩手像很用力的將我一件才脫下的夾袍，以及若若一件不久便穿的皮襖才遞上去。朝奉出了價錢，在我就同小兒聆到父親的嚴命一樣，絕未爭持的帖然的便應允了。他原有留給我爭持的餘地，見我這番澀嫩，或者說是舉動的失常，我沒怎樣，他倒有些錯愕起來。

他異樣的看了我一眼。

我退下來等他寫票子，看看四面，短衫苦力或者貧婦人佔了多數

，他們都異樣的看我，我變做突起的異軍了。我們像是站在不同的階級中，無形中掘下一條深港，我們只有脈脈的相對，又哪有談話的可能？

別人都屬聚在一起，我却獨自徘徊。岑寂的空氣豈是徘徊所能盪去的？——我今天的肺尖，總算震顫得厲害；心頭，又總算苦悶得可怕！……

本來南北東西，那是我的去路？我是真立在了歧路上。向南？向北？向東？向西？四面原都有路，然而誰能保得定一舉足之後，不會迷失道路呢？歧路之中又有歧路，啊啊！我是跬步爲艱了！不過站在十字街頭，又豈是久遠之計？我彷徨的靈魂，才受不住秋風秋雨的侵凌。無論那一方，我想約略定神之後，總得鼓起勇氣的走去。路中有荆棘遍地也好，路中有瘦石崢嶸也好，又豈不可筭路檻襪，以開山林

——去罷！去罷！不必再立在十字街頭。南北東西，那裏不是你的去路？

這幾日來，在S地的朋友們疊信勸我遠遊，轉換轉換新機，我的心情，也就加倍的不安起來。今天我將衣服去當時，路途中又想起這離鄉的時機問題。

——到了年假，我總可高飛了罷？……近來窮窘的環境，使我覺到離鄉的必須實現，又覺到離鄉時另有的清新的情調，心頭怎會不突突的跳起來？

想到離鄉，不知怎的又連想到手中要當的衣服。若若的皮襖許還從我親自的手中贖出來，但是我這夾袍未必便再由我來贖了。預計再穿夾袍時，必是明年的烟花三月。那時我又何能肯定的留在故鄉呢？

也許這件衣服轉落在別人手裏，穿在別人身上，這都不可逆料的。

本來世間事令人難於逆料的也太多。即在第二刻的時間中，我生命是否依舊的蜿蜒過去，算我有無上的權威，又那有些微準確的判斷來？這夾袍此次當出，說是生離，也可說是死別。

——啊啊！我生離死別的夾袍啊！

這件夾袍穿到我身上才有兩季，就已進過當舖一次，這是第二次了，可憐的他，此後落在誰家，他雖會終日靜默的想去，也沒有一點解決。他是失了重心，做個半天斷線的紙鳶。

——啊啊！去罷去罷！未來的事，誰都不會知道；各自的內心，誰都不會了解。再會罷，再會罷！

當我從朝奉手頭取得一疊銀幣時，爲我的這件生離并死別的夾袍，幾乎滴下幾粒清淚。

朝奉向我錯謬，其他的人向我錯謬，我就從錯謬中滯滯的走出。

啊啊！再會了！……

十五，十一，八晚。

此
页
空
白

欲去不去

——謹呈先父之靈——

數月來百轉的迴腸，至於今方始決定了，半月後我應當再走上飄泊的征途，遠別這重聚未滿兩載的故鄉。

故鄉，別了！遠遠的別了！

父親，別了！遠遠的別了！

說到故鄉，隨牠罷，三月的烟花，或是明月之夜，不會就引起我多大的眷懷。然而爲了父親的原故，在這欲去不去之時，終不能不使我有些悽愴。父親，請你在『長跪』之後，容許我更有這哭訴的機會。

罷！

父親！假如我要將『長跪』之後，一年來滲有灰暗的遭際全部訴說了，怕罄筆也難書哩。繁錯的心情，有些使我不耐說，有些又使我不忍說，不耐與不忍所交織成的愁幕，我過去的創傷，便都掩蓋於其中，時至今日，誰還想去追懷呢？追懷罷，於我無益，於父親更足悲愴。總之，過去的一切，什麼什麼，印在我腦中的，到現在算只有「悲憤」兩字爲最鮮明。因此，這回的遠行，也可說是悲憤的結果了。

●父親，你就聽着罷！聽着罷！

一年以來，爲什麼使我只有悲憤，這背景自然是很多，而貧終要算一個核心。本來人一到了貧困，當局者或不自知，而在旁觀者對之，就難免動輒刺謬了。

一年來的親戚師友，他們都早戴起着色眼鏡來視察我。他們只見

到我的刺謬，却忘去我的貧困，在言語中，在行動中，誰還容我在故鄉生存嗎？我一日一月的吞聲，我一日一月的飲泣，原想於吞聲飲泣之中，完成一部分的責任，尤其是父親的葬事，而竟不能，這還談什麼呢？這又如何使我不悲憤呢？

學校中的當局，因為付錢的原故，早示不滿了。他時刻用特異的眼光注視我，他以我付錢是表面，此外還有特異的背景，不然，何以就如此緊逼來不已呢？父親，我的上帝！你該明白我之付錢不已，依然是出於貧困呀！除此，若還有什麼，除非母親們都不需我養活，我敢以母親們的生命來作要嗎？能夠苟延殘喘的事，只須母親們能生活過去，即使拍賣了我的靈魂，我敢來自行破壞他嗎？當局者過敏的神經，幾乎視我為叛徒。父親，因貧困而付錢，便是叛徒啊！

我既被視為叛徒，而錢亦未能常付。母親常因此生氣，怨懟我對

她們不誠，別論豐腴，即溫飽也說不到。今日使牠們缺少衣，明日又使她們缺少食。這樣黝黑的長夜，看是看不到盡頭，守也守不到極點，每况愈下的生涯，這原不能怪母親生氣，然而，在我又有何法呢？進既不可，退又不能，這虛懸的生活，父親，請你嘗嘗罷。此中的滋味！母親帶領我們姊妹兄弟們，前後過三十年，在千辛萬苦中掙扎到現在，還得不到溫飽，除非是鉛鐵鑄成，安有不感到苦痛？感到苦痛了，依然無法去解決，在先我說我力薄，現在我則說我怯弱。於怯弱中，我將首先向母親懺悔了；但是——懺悔？又何足爲饑寒時的衣食？

至於若若，她爲了貧困的煎迫，固然是我所給與，這半年來遂不得不又去做事，一面做先生，一面做主婦。其結果，她每月所得悉數給了我還不算，又博得心力的交瘁。我只一見到她病黃的顏面，失常

而且滯滯的言動，只有偷偷的彈淚了。

此外再說到淑妹的出嫁，父親，這算我爲父親做的第一件大事。事雖做過，却又使我肩上增加一些債務。父親，力薄而且怯弱的人，以債務去換得淑妹的出嫁，言之怎不愧赧？債權者天天緊迫了來，像要將我靈魂榨乾枯了才快活。每月應交出的子金，就是一家衣食上所剝削下；而如何更進一步剝削下母金，輕輕肩頭，父親，這怕比精衛填海還要難吧？身上的責任，只有多起來；未來的環境，未必好起來

！

近來我常常想，爲什麼我就應當貧困，並且貧困到這步田地？富貴的人，我們自然不能與之相比。即普通所謂卑賤的人，父親，按之實際上，我們又何能與之相比？我們真是種進退無據的人啊！茅屋是人住的，百結鶉衣也是人穿的，然而我們在表面上竟不能。住了茅屋

，穿了鶉衣，即連現在苟延的生活也怕不能支持下去，父親，你能相信嗎？你兒子因了衣服稍有不週，已接受了不少的白眼，須買憐范叔之寒，鮑叔知管子之貧，這是古人，這都是古人了：

親戚家的婚喪喜事，我們雖苦，也不得不去應酬，勉去應酬。朋友們的往來酬酢，我自己雖更苦，也不得不去應酬，勉去應酬。稍稍寂靜一點罷，去想想這種種應酬，於自己的肉體與精神，有何裨益？而爲了這莫名其妙的社會上的地位，不容不去旅進旅退的做，自己做了玩偶，別的方面做着牽絲，博得一個含酸茹苦的中人與中人家，啊啊？父親，你被壓迫到長離我們，我怕也將繼着你的後塵哩：

倘若我有膂力，我就去做苦力，倘若我有鑽營的智能，我就去昏夜乞憐，白晝驕人。而我如今都不能，肉體無從賣，精神不會賣，只配站在清高的教育事業之旗幟下，掙扎的前去，父親！我望望前途，

才真不寒而慄呀！

不過，父親，在最近的時候，且連這教育界也站不穩，逼着我將要遠行了，父親我能不分外的悲憤嗎？教育界是號稱清高之地，清高也只表面。裏面的不潔，究不會因薄薄的一層面幕蓋好了的。當局者不會了解到我貧困的絲毫，反加我以特異的推測，這在前面已經約略述及了。父親，每逢付錢時，你兒子的低聲下氣，當局者的故作疑難，我這階下楚囚，怕比耶穌釘在十字架上還難過罷！然而既是捧人家的碗，便當服人家的管，我依然是忍，忍到無可再忍，還只是忍。

忍之又忍，使我做了羔羊。在羔羊之下，還應做什麼，父親，你兒子實在不易思索出來了。誰能知道呢，在清高的教育界中，也還要敷衍，也還要諂媚，也還要疏通，要學生歡迎你，便不當不敷衍。要同事都讚好，便不當不諂媚，要當局能善視，便不當不疏通，而我都

不長於此，又何能免於所如不合呢？除了當局的疑視，學生們爲了我不敷衍的關係，亦久已嫉視，——這本來是我之失算，對於他們，原不宜苛責的，父親！

學生們的嫉視，已使我位置如秋風中之黃葉，但是還不及落下，誰知又來了一陣嚴霜，啊啊！落了！落了！我是不容不遠行了！這陣嚴霜的降落，其發生之點便在同事們了，父親！我前不已說過嗎？要同事都讚好，便不當不諂媚，諂媚是怎樣，連影子我也沒夢見過。又談什麼利用他呢？他們怕就因此大不滿，給我塗上特異的色彩。我祇不過發幾句牢騷，便說這是赤化，父親！你兒子真是淺見莫測高深，原來牢騷的顏色是紅的！既是紅的，則如何不危險，又如何能容我再這樣的猖狂呢？他們這落井下石的勾當使我這類似雞肋的地位，更覺搖搖欲落。——三秋的黄葉，向他故枝欷噓的太息了一會，惟有飄零

的欲下了。但猶作最後的留戀，企望陽春之至，解了這永劫的困厄，可是再來的嚴霜不會相諒的，一樣的或者更甚的還凌逼不已；在黃葉自己來思量，這才是命運哩！

父親！你會知道這再來不已的苦運吧？他們一日一日的就真加我以顏色了。發牢騷是赤化，與書記們說話是表同情於弱者，是過激的宣傳。是他們不但加我以顏色，更欲置我於死地了。不會諂媚他們，或者說與他們不接近，這未必便是什麼大罪，而竟如此，必是他們別具心肝了。他們見我與之相異，自然要屏棄我。屏棄的方法雖多，而最辣的並且時髦的，則莫過於誣人以過激，置人死地，父親，人爲刀俎，我將爲魚肉，我只有實行的辭別故枝去飄泊了。流蕩在清泉之上，或者掙扎在污泥之中，這都不想再考慮，而這地方則終於不是我能留的了。當局者聞我去，雖貌爲挽留，實不過敷衍體面。他一手招

我，另一手却在在一旁搖擺着拒絕。他說：『下學期不能預定，但這學期你總要支持完了。』這不明明說我可以在下學期辭去？而他與我的聘約，却正連着下學期的哩。他如此的機詐，我惟有報之以冷笑。此地再不可久居了，但他又可長生久居了嗎？他們卑劣的手段，又安知不是出於他的暗示呢？父親！父親！行路難！行路難！……

現在我決定遠去了。去到那裏？做什麼事？這在目前似還不能十分的肯定，不過，我是要換一條新路走走了。我已覺悟到這樣的社會與我不合，並且還來壓迫我，我爲慰我靈魂，我不得不起來抗拒過去的命運，以及過去的圍逼我的一切。此後若是我能造成一星的新生命，父親，我是要向他們復仇，復仇！到那時，你兒子或者容易盡了應盡的責任。就是時刻縈繞我心而且使我感到劇痛的父親的葬事，也必易於着手了。

賣盡我的力，當可得到相當的報酬；省衣縮食，當不致再得到同輩的白眼。父親，請你助我以大力，我是向新的生命之途了。在新的生命之途中，或者少遇到一些藜藿；那麼，父親，第一將安葬了你，此外更盡力安置了我的姊妹們。

搖搖的心的懸旌，父親，我將去了！你兒子絕非離棄了你們，他是去求根本的排解的方法了。他在舊的社會中，已失却他生存的可能性，自然說不到本位向上的發展，也就說不到對你們盡責任，抱着慚愧，懷着悲憤，父親，我將去了！

故鄉的風烟，故鄉的晨夕，父親，只有留在回憶中了。故鄉未葬的父親，故鄉衰老的母親，故鄉還有未得歸宿的姊妹們，父親，只有暫時相離了。我在留着最後的生命之一剎那前，我還是記掛你們，你們始終是維繫我生命之人啊！

母親們前面，我沒說過此事，但近來都像已知道了，他們慘慘的時刻在表示着欲留不得的形態。唉！父親！這真是欲留不得呀！故鄉如還是這樣，我又何得久居呢？即雖一面眷懷，却一面不容不離別。離別了故鄉。避免了魚肉，父親，我生命或者可延長一線，又可多盡一絲的責任了。父親，我將別了，我將遠別了！別了！別了！

一六，一，一八夜，

風雪的更深

如此的風雪，如此的更深！

今天從N地至H地的火車到達得遲簡直出了我的意外，然而這是無辦法的。既已到了夜間十一時左右，又是陰歷的初三。擔夫擔着行李，街的兩旁十九是緊閉着店門，黑魆魆的，只有任腳踏去；踏在冰裏，嘩啦嘩啦的響。我和同行的黎雖穿上皮靴，也是無用，踏在冰裏，嘩啦嘩啦的響。在我和黎的後面更有三五個火車中才相識的陌生的旅客，也像唱和似的在後面嘩啦嘩啦的踏着冰水。

嘩啦——嘩啦——

夜深人靜的街上，格外聽得刺耳。一個兩個警士投射來奇異的眼光，對於這些還沒有覓到旅店的征客加以注意了。這不能怪他們注意！如此新年，如此風雪的更深，除非十分落魄的誰還僕僕風雪中呢？——至少我是落魄的了！

好不容易的覓到幾家旅店才敲下門，就被店主攔着門上下的一陣打量，隨即陪出一副似笑非笑的臉：

「對不起！房間滿了！……對不起！……」

門是漸漸的擠着關起來了，我們是不得其門而入。一次，兩次，三次，……沒有異樣的都遭了拒絕。

「秋！今天大概要立在風雪中過了一夜了！」黎對於前途免不了失望起來。

「唉！有什麼法呢？……只有向前走，再找幾家看！……」

在這樣悽然的對話之後，接着便是長時間的沉默。

前後，幾乎是全絕望了，一同帶着哀聲向最後尋到的一家旅店哀求着，在意外中居然蒙他應允了，應允了！

「每人每夜是九角大洋，不能少。」店主人於應允後這樣肯定的說，露出不可冒犯的尊嚴。

「你家牌上不是明寫着五角大洋一客嗎？」同行的一個人反問，因為看見了壁上貼的印好了的價目表。

「先生！今天總要貴些，你看，別人家還沒有得給你們宿哩！」
「好！好！便是九角一客。」我忍不住店主的輕蔑，只有隨時承諾他的要求，免得再有更輕蔑的脫口出來。

「好！好！就是這樣，——好在只有一宿！」黎這「只有一宿」四字，在店主的輕蔑中總算還了他一刺。

九角大洋一客的住下了。

一天中舟車的勞頓，風雪中的跋涉，雖是疲倦，却又一時安眠不得。七日前還在故鄉，有若若和蘭兒在我一旁，如今呢？明天在N地今天在G地，明天又將至離家更遠的異鄉H地去了。前天在未見朋友A前，未嘗不存一些綺夢，因為A是要我來的，A又知道我窮愁的，事體總不會十分壞，可是綺夢畢竟是綺夢，待得夢醒時，已成惡夢了，我還記得那相見的時候，我正為他要我做的事猶疑着，

『做這種革命事情，錢是不會多的。』

『是的……是的……』我真無話答復他。

『做革命事業的人應當過最下層的生活。』

『……』我真無話答復他。

『這真沒有辦法哩！』至少A有點厭煩了。

——我不是一個人呀！我一個人誰說不能過最下層的生活呢？——想是如此答他，而始終未說出口來，這樣，我祇有從A的三層樓上退了出來，——我是夢醒了！

同時黎也不願留在日地，二人在一家很小的棧房中作一次楚囚。

「秋！還是家去罷！」還是黎先鼓起精神來作個討論的引端。

「唉！怎樣家去呢？！」

我是不能家去了！此番出來，原是破釜沉舟的一著，這依然不能使我在生活的道路中披斬去一些荊棘，怎不四面楚歌的圍在垓下呢？

我是不能家去了！當我離家時，我的母親，我的若若，我的……誰肯放我遠去。但是故鄉不能留了，只有踏上了征途。

「你不要忘却寄錢呀！不是一去就將家裏忘了的。」母親再三的可噓。每次叮嚀，總使我難過一次。啊！啊！她們的生活須我一人擔

負，她們舍我便無依靠的。這樣的同哀號一樣，一切是做兒子的罪過！

母親自從父親逝世後，同我拿錢，都同我有點難堪似的，而我因為向學校當局付錢之不易，也總沒一次滿足過她可憐的慾望，她實在可憐了！她無法留着她終身的伴侶，她又無法使她兒子收入的增加，她只有漸漸消瘦下去。

她不因此怪我，她常怪到學校的當局；而我則不因此怪到學校的當局，常常怪到自身。——誰叫我做這教師的呢？做教師本是清高的事業，清高的事業還談到錢，太小氣了。談到錢，不但小氣，且可證實了自己是窮人。窮人受人白眼，受人欺落，往古來今，原都是一樣。畢竟我母親是女子。且又莫讀過書，不能探得此中的奧妙，實則又怎能噴怪到學校的當局？

自己走到窮途末路，自己覺到再不配做這清高的教育事業，何況更有人從旁落井下石，只有自己投入了綺夢之中，走上征途。

『母親！此去我總當設法使你們生活圓滿點，多寄幾文回來；你可以放心！』母親哀苦的叮嚀，我總慰藉她，要她不要過於失望。過於失望，是使她更要消瘦下去的。

——唉！怎樣家去呢？……

想到母親的叮嚀，想到昨天A的說話，慚赧並着悲苦的火焰漸漸上來，我堅決的向着黎說：

『黎，我還是到H地去。』

H地是我舊遊的所在，那裏有我不少相識的好友，現在他們都是同學少年多不賤了。去到那裏，或許得到一件事做比A地好些的。因為沒有把握，所以就只作『或許』之想。既『或許』得到，便也『或

「許」得不到的，大魚吃小魚，小魚吃蝦子。像我輩這等人，大約是做蝦子去被大魚小魚作生活脂膏的命，何能有什麼非分之想，到日地後怎樣？好些？也許罷！——只好「也許！」

「到日地也好，」黎淡然說。

「你呢，一定要回去嗎？」

「是的——」

「這麼，我們明天豈不就一個向東，一個向西了嗎？」

「……………」

「我心裏還是想你能和我一同到日地，即算終於找不到一個解決生活的地方，到日地看看也是好的，黎，你看呢？」

「……………」

黎的默默，我更難堪了。這是怎樣的一種徵兆呢？我總不願一個

孤另另的向H地進發，到H地的這條路線，是我常去的，一個人也常常走，這次却十分的畏葸着不敢走，才真希異哩！我想黎能同我一起去，我已將黎看作慈母的懷抱，黎不去，誰能解除我沿途的苦鬱？黎不去，誰能使我忘了路途的迢遙？黎不去，我像一切失了依傍，失了重心。我已再三懇求他，但他也自有自己的苦衷。總是要東歸哩。

「黎！這麼你回去時，好好的對我家裏說一下罷。唉！不要說了太難堪哩。至於若若那裏，你尤要善爲說辭，她是個多感的女子呀！其他對於相識的朋友面前，就由你斟酌了，黎！現在我心裏亂得厲害，再也不想不出什麼條理的話出來！」

「好了，我總使他們聽了不致十分的傷感好了！」

室中一時歸於沉默，室外的寒風並沒吹低一些，冷氣偷偷的由窗隙裏直射進來，大概已達到五更了。

「秋：明天我們怕還是作風雪中的征人了，」黎沉鬱的說。

「唔！唔！」

「你又在想你的若若吧？」黎見我這樣消沉，突然又問起我的若若。

——是的，我是在想着若若！

若若離開我是不易過活的。一個人留在陌生的Y地，又有一個孩子。臨行時，留在她身邊的只有幾元，若是校中的欠薪不能要到，她的生活，誰爲她設法維持呢？她是千千萬萬不讓我走的，而她又終於不能不讓我走了。

「若是我們有點積蓄，即暫時不行也可以了。」

「唔！唔！」

「即不然，每月能靠定的取到薪金也可不走了。」

「唔！唔！」

「再不然，沒人來落井下石，也可敷衍過去了。」

「唔！唔！」

「唉——窮人真難做！」

她的話句句都對，她是領略到人生的滋味了。唉——窮人真難做！她因為知道了窮人真難做，結果才不容得已放我走去，——她忍着她的愛人遠去了。孱弱是她，是縮不住的，她沒同我話別，她也再不問我去後的生活應如此維持，她只終日的對了蘭兒發睜。即是我臨行的那一個早晨，她還守着她近來特有的沉默。沉默——沉默——沉默到終於沒說一句話。在友朋催促中，我已很迷惘的離開了她和蘭兒了。現在當着此風雪的更深，誰能不憶起孤悽的若若？

——她此刻也許轉側着惦念着我哩！……

『不要想罷，想也無用的。』黎見我又墮入回憶的幻海中太久了，特又提醒我。

『是的，想也無用的，明天我一個人再飄流到亘地去！』我惘惘的答他。

真個，明晨我就走上到亘地的征途。

十六，二，四日夜記。

兩個小孩的父親了

當着娟兒呱呱墮地時，我自己在默想：這要做兩個小孩的父親了！同時因為若能夠比較的安全，在驚悸的黑海中顛簸着的一顆心，又才拯救了出來。

明知舊式的穩婆不行，却因索價少的原故，不容不逼着用她。在生產之前，我曾幾番和若若說，

『若若！就用西式接生罷，聽說請來家只要三十元，二十元這裏還有哩？』

可是她不允，堅執的不允，她說，西式也未必好；她說，省下幾

文倒好買幾隻雞吃吃；她又說，危險也無法想，好在天註定的；末了，她更說，你那邊幾文是要作吃飯的，她的話真是血與淚的迸落，我沒回答，我只將眼淚吞嚥到心的深處。若若也會受過中等教育，難道這都不知，西式的接生比起舊式的穩婆爲好嗎？可是西式對於我倆這等人家總不能不算太貴了。『省下幾文倒好賣幾隻雞吃吃，』雞得吃到與否不可知，却強迫的不得不省下幾文來。『留作吃飯，』真的，真的！留作吃飯！

我已失業了，此後生活的保障，一星都沒有了。從前做教師時雖然領不到全薪，每月同鈍刀割肉般的發給幾成，生活上總算還有幾成的保障，現在併此且無之了。手邊還有四十元左右，大約可再支撐一月；一月後呢？除非天才曉得！

——天呀！你能告訴我經濟的來源嗎？

若若困了這幾文必要留作吃飯，也就只有相信命運，一切都是天註的，——好個天註定的，腰纏萬貫，是前生修來，貧無立錫，自然也是前生作孽來的，前生作了孽了，今生只有修修，聽天由命，各事多吃苦，好博得碧空中佛爺的降福！

只有用舊式穩婆。

用舊式的穩婆，確能節省不少，只費了三四元，可是節省下的，換了若若的頭痛與背痛！在她第一次生產時，爲了產後的營養不良，兩臂常殷殷作痛，此番却又加上了頭與背，她不但逝去了青春，且又未老先衰了，——未老先衰的她啊！

許多朋友們都說，穩婆不將產婦作人的，比豬狗都不如，自然動輒危險了。朋友們的意思誰不知道，他們是贊同西式的，然而錢不許我贊同西式，只有讓若若的頭痛與背痛。

她爲了兩次的生產，換得到處是病，她愁苦的臉兒，我才怕瞥見了，她抱着新生的娟兒，無聲的哺乳，娟兒不知阿母的痛，只呱呱的哭泣着。

我是做兩個小孩的父親了。

蘭兒已生二十月。她是個貧賤的繼承者，這二十月中，除去享受貧賤的滋味還有什麼呢？

「爸爸！吃哩！……爸爸！吃哩！……」

同住的孩子們同自己的爸爸要了錢，買了許多食品回來，走着跳着嘴裏更唧唧噥噥的說着，他們是發現自己的天國了，還抱在手裏的蘭兒，她却不明白自己的地位，不能和人家作比，儘是嚷着要吃。

「爸爸！吃哩！……爸爸！吃哩！……」

她儘是嚷着，我從身邊掏出兩個洞子塞在她手裏時，又緊緊的抱着她迴轉臉去，免得受人家矜驕的凌逼與誘惑。

——你爸爸不如人，你自然也是不如人的！蘭兒！同你母親一樣，只有相信命運，一切都是天註定的罷！……

我暗暗的和她說，可憐她太小了，依然是嚷吃。

我是做兩個小孩的父親了。

沒有錢，沒有錢的原故，產後的若若本應得將養將養，却只好咬菜根。省下來吃『鷄』嗎？還是留作吃『飯』了。近日幾乎連飯也不易繼續下去，可憐本就孱弱的若若，於今更是孱弱了。娟兒刻刻向她懷裏攢去索乳，她沒有許多乳來哺養娟兒，只要一聽娟兒失乳的哭聲，臉上就更灰白起來。

「乖乖！莫再哭罷！……乖乖！莫再哭罷！……」

她用點米糕來喂她，她又一面哄着她，——娟兒太小了，不知體會她母親，依然呱呱在哭泣。

若若哄着，娟兒哭泣着，我吞聲的側立着。

——若若！請你原諒我罷！請你原諒我罷！我不能使你產後將養得好好的，我的罪過！我的罪過！……

——娟兒！你依然是我的貧賤的繼承者，我使你阿母食不飽，我使你也是食不飽，你也原諒我罷！你也原諒我罷！……

「乖乖！莫再哭罷，你爸爸有事哩！……乖乖！莫再哭罷，你爸爸要罵你了！……」

我在寫着稿子，想藉他換點錢來。其實這樣的心緒，能寫下什麼好的東西，碰壁是在意中，可是舍此又有何法呢？寫！寫！寫成無望

的希望！

——若若！娟兒！你倆一同來處罰我罷！我有什麼事呢？我能罵誰呢？……

做丈夫不易的，我偏做了若若的丈夫，做父親不易的，我偏做了蘭娟兩兒的父親，天呀！誰知道……

十六，九，二〇。

此
页
空
白

咬着菜根

差不多一月來都是咬菜根的若若，因為滋養的缺乏，加之又是產後不久，憔悴得幾乎不似人形了。她是一朵花，我卻做了摧花的急雨！

『若若！明天買點魚吃吃罷！……』睡在她身邊的我，幽幽的在說。

『……………』她却默無一語。

『若若！明天就買點罷，這樣苦做什麼呢？』

『沒錢的時候只有省儉點，不比從前你有事，一點也不能隨便呀』

！好在我也不喜歡吃魚肉，你間或可以在外面吃到，何必要買呢？——現在米倒又要沒有了，……」

她說到米要沒有時，我肩背上頓形着上了芒刺。

——啊，真的！米要沒有了！

米才買了半石放在缸裏時，似乎是很多，有多時可吃，啊！啊！這對於窮人真算莫大的恩賜、莫大的恩賜！不道這不過一個虛像，吃到一半時，就成風捲的殘雲，時刻現出不可終日之勢了。至多還有兩日糧，身邊可祇剩了一元有零。開門七件，都在這一元有零之中。這再用完，更有什麼？若是有上帝時，就惟有上帝知道了。又若是相信命運時，就請命運來指示罷。我才不知道此後經濟的來源哩！

從我歸來算起，總算失業了四月，窮人本不可失業，而失業的偏是窮人，這是個什麼啞謎，這還有什麼可信的上帝？殘楊在一壁悽惶

，哀蛩在一壁幽咽，西風依然是那麼冷酷，做他們命運的主宰。我輩的窮人呀，窮人就應永永做着殘楊與哀蛩，受命運之宰割嗎？

這個世界，怕就只有富者，才有生存的資格，別人於我，或有隔膜，卽以我說罷。若是我有錢，在去年風雪的嚴冬，何致又踏上了征途。既是窮人，思想就不免危險，同時校中當局就不免加以監視與厭惡。而同人等也就不免加以傾軋與誣陷，這儘管不是事實，却是合乎理論的。倘使有人問到他們，他們正可斬截的回答一句：『誰教他是窮人呢？』是的，誰教我是窮人呢？

造飯的是窮人，吃飯的是富人；製衣的是窮人，穿衣的富人，……是窮人，……是富人，這不是現在才有的事，用不着什麼詫怪。自然，我也無此大力去反對他，想自己也做富人。我所希望的是窮人，人不能被認爲罪惡的淵藪，——但恐也終於是無望的希望！

人做到窮人，本已入了泥犁地獄，不知泥犁以下更有什麼？不然，何以窮人之日受緊逼呢？去年被緊逼着去飄流了半年，若若他們在送我行時，何嘗不爲我存衣錦榮歸的好夢，誰知天下烏鴉一樣黑，我依然是做了蘇季子的歸來！

——真是失業了！真是失業了！……

失業的四月中，生活緊壓着我，所有能質押的什物，都已質押了。此去如何，誰知道呢。衣飾質押完了，若若怕我過於傷感，反來寬解我：

「只須你一有事，便可贖出來的。」

——唉！若若！你知我何時有事呢？我是窮人呀！……

她沒衣飾穿戴，說是等我有事有錢再說，她每天咬着菜根，也說等我有事有錢再說，其實我又何日有事，何日有錢呢？前面障着重重

黑幕，何處是光明的生活？

『焦急也是無用，已經沒事做設或焦急出病來，才更不了哩！』
若若！我親愛的若若！謝謝你，謝謝你傳到的宏訓，我不焦急了，我總有一天擁抱着你對了空闊的米缸，生塵的釜甑痛哭的，啊！啊！窮人的末路！——窮人的末路？

十六，十一，八夜。

此
页
空
白

衡陽去雁

戒熙：

如此的秋深，風蕭蕭，雨蕭蕭，又是孤寂的我，如何不想念到千里外流落着的故人呢？戒熙！除非我就毀滅了，你放心罷，不會忘卻了你的，不會忘却了你的。

此次你又到C地飄浮去，自然懷着滿腔的悲憤。但是人事原都如此，悲憤也真枉然的哩。在我眼前至今還閃動着你與我臨別的前夕。你是不善飲的，何以竟那樣酗酒起來？一大盅一大盅的喝，只須斟到前面，便自引杯乾了，傾着空盅對好我，望我再斟。戒熙，你一盅一

虛，酒入了愁腸，都化成你聲聲的苦笑了。你笑，你大笑，你狂笑，然而我却知道你那時心中有萬千的細箭，你是慘痛着呀！

終是飲得太多，非你弱體之所能勝，你醉了，並且嘔吐的不已。戒熙，當你夜半酒醒之時，轉側不能成眠，該知酒亦不能澆此牢愁吧？你聽着，李白在狂吟了：

「抽刀斷水水更流，

舉杯消愁愁更愁；

人生在世不稱意，

明朝散髮弄扁舟。」

就真是明朝，我便與你相別了。當了船將離開且埠，是夜晚的十一時。我獨自立在船舷，終不見到你之來到。倒是樁來了。他緊緊的向我握手，他說：

『秋！又別了！』

他像有點哽咽，他原是易於傷感的人。我無好話去相慰，在黑暗的沉默中并立了許久。末後，我才轉問他：

『你預備到那裏去呢？』

他未能答話。就先抽了一口氣：『你說我能到那裏去呢？唉！』

——

是的，他在那時，確已水盡山窮無路可走了。

『唉！唉！革命！革命！革命的結果！……』他一個人在那裏咀咒着革命，一晌，他又轉向我說：

『秋！你說，有些地方說我過於革命，有些地方又說我太不革命，一浪一浪的猛擊了來，誰能不被淹沒了去？——這一浪怕總不能逃免了！』他還沒說完。

「——這有什麼辦法哩！」我插入說。

「——即如你也遭逢到意外的傾軋與誣讒，實則你始終是個習文學的人，這不更令人哭笑不得嗎？」

「唉——樁！莫談罷。」

「自然，談也是無用的。」

又在黑暗的沉默中并立了一會，他才默默的逝去，他走之後，還不見你來，戒熙！我才想起你昨夜太醉了，今天該是病酒起來。戒熙！別了！別了！誰能知相會再在何日？

○ ○ ○ ○ ○

江行的三日，我又回到了故鄉。故鄉，即算他依舊是二分明月，依舊是十里珠簾，然而我是開始失業了，這對於失業的人還有什麼可戀？不願多出去，因為出去使我不快。別人走路，是多麼輕快！別人

說話，是多麼爽利！我真慚愧，我歸來後，突然的變小了，變得委瑣的可憐了。我怕看別人，而別人却專對着我看。他們看着我，是爲什麼呢？是爲什麼呢？我真不解！地下沒有洞，不然，便可鑽下去。天上沒有梯，不然，便可登上。沒奈何！他們怕都知道我是失業的人了。

——這個流氓！……他們必是在那裏暗暗的指謫，戒熙！你說，我能不慚愧嗎？不但慚愧，並且憤怒。

「噢！什麼時候回來的？」

「回來不久。」

「現在在那裏得意？」

「……………」

走到街市上去，必要遇見相識的人，必要問到我在那裏得意，不

令人可惡嗎？不令人憤怒嗎？

「現在在那裏得意？」

「……………」

「你們是小事不就的，嚇！嚇！」

「……………」

這簡直冷嘲熱罵我了。他們是得意春風，我是沾泥的飛絮，憑他奚落，不令人可惡嗎？不令人憤怒嗎？

可惡爲與憤怒，使我怎麼都不願出去，終日留在家裏，看書，本是飢不可爲食，寒不可爲衣的事，不過無聊的消遣，使東邊的日出，慢慢的延挨到了日落西山。若說寫作品，寫什麼呢？現在還不是個言論自由的時代，隨時可以遇到意外的打擊，又何必以生命作兒戲去寫這用同覆瓿的作品呢？所以我歸來後書既不大看，文是更不寫。無聊

！無聊！消沉！消沉！戒熙！你知道我現在無聊到極點消沉到極處吧？從此無聊與消沉，怕總積重難返了！

本來在你如此飄零的時代，我當寫些悅耳之言來慰藉你，可是言爲心聲，我寫了這些楚楚哀音，也真不容自己的哩！戒熙！你原諒我罷，下面且有再和你說些別的話。

○ ○ ○ ○ ○

你現在寫什麼？又做些什麼？這般無聊的歲月，若無個較爲妥善的方法來消磨他，真個要變做漫漫長夜了。前面我已說過，如此的時代，作品也不必寫。寫了也正無用。譬如衰柳之下的秋蟲，唧唧個不住，無論其爲代自己哀弔，或者代別人哀弔，誰還顧及你，以爲你這唧唧鳴聲，對於人世有莫大的關係呢？若說以此來賣錢，這或者至今還是你的一場綺夢。然而這畢竟是個夢。我勸你醒了罷！第一，你能

寫得如性史性藝那類的東西呢？繪影繪聲繪形繪色，十二分的淋漓盡致，……若是你能，必有地方去脫售，因為這對於讀者以及書賈都是兩全其美的事，只可惜你未必能寫出，你又是時代落伍的人了！第二，你若是名人或有名人的介紹，看名人的面上，也必有地方去脫售。印出之後，又是看名人的面上，必不會少了讀者，只可惜你不是名人，幾乎和我一樣的委瑣可憐，更說不到名人的介紹了。說到這裏，你那綺夢該可醒了吧？

現在且告訴你我的方法罷。寫是依然在寫，賣也不必去賣，寫革命，危險！我算是個懦弱者，我真有點怕他！寫戀愛，——不，爽直些說，就寫性交，又無論怎樣也寫不下來！——一都不寫，只好寫信，失意的朋友太多，譬如你就是其中的一個，這對我總不免同病相憐，無聊時尤其易於記掛到。記掛起來，執筆便寫，一頁，二頁，……

儘管寫下，寫到何時爲止，沒有預定，寫了何時寄出，則更不能預定，因爲如今的郵費又太貴了。現在在我手邊至少有三五封信，每封信都寫得很多，却都沒有寄出，戒熙！這惟有等我買到郵票了。你說，我失業了，還有閒錢去買郵票嗎？大約你在別後無多信來，不外也是爲的這個了。

不過不管能寄出與否，寫總是可以寫的，論到消遣，確是也可消遣的。戒熙！我如此，你也不妨如此，這便是前面所說的同病相憐了。除去這之外，在我還可和蘭兒娟兒開開笑。她們的笑聲，是半天的雲雀，是柳浪的啼鶯，尤其是在憂思中能給與人不少的安慰。我真喜愛她倆！可惜我沒有錢，不能使她倆豐衣足食，不能免去她倆臉上的菜色！——這是最足消磨日月的事。但是——戒熙，你現在却無此可能，你不過才做了丈夫；奈何呢？奈何呢？

此外或者說聽聽風聲，和雨聲罷！秋雨秋風愁煞人！你在客中如浸沒在愁苦的淵中，流着淚，酸着心，正不少苦趣，苦趣亦足消磨時日呀！至於如此的生活，過到那一天，戒熙！你還學學我罷，不可逆料的！不可逆料的！

現在好像已經到了『殺！殺！殺！』的時代，你不聽到一片殺聲嗎：光亮的大刀，砉然一聲，割下一個皮球般的頭來，在從前是種藝術（聽說此中頗有可以研究的。）在現在則是種復古的運動。不是滑稽的話，這簡直是中國文藝復興運動之一點了。你殺他，他殺你，殺個不已，在這樣人殺人之中，頭號的首領無論如何是不會被殺，無名的小卒却被殺了不少，也可說誣殺了很多。只因這已是一種運動，直接的說罷，就是殺人的運動，誰敢責其不是呢？因此每個小民已是投入戰慄之海了。

從此誰都是這樣，生活沒有保障，生命沒有保障，荊棘的前途，給與我們的是什麼？戒熙！不必去想他，還是渾沌些好，我們畢竟不是聰明的人！……如何？……如何？……

一六，十一，一一，

上海图书馆藏书



A541 212 0013 1631B

柳亞子藏書

No.1601

127820